



花城凹凸系列

李 柯 著

阴差阳错



花城出版社

阴差阳错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阴差阳错

李柯著.

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2.7

(花城凹凸系列)

ISBN 7-5360-3847-X

I. 阴 ...

II. 李 ...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2216 号

责任编辑: 温文认

封面设计: 罗 丹 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

(南海市桂城叠南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5.125 1 插页

字 数 320,000 字
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847-X/1·3140

定 价 24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反映当代特区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方总凭一纸批文创办了南星公司，两年后已颇成规模，手下精兵强将云集。方总踌躇满志，筹划向集团公司发展。

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刘燕雨一来到南星公司，便插足在成智光和夏兰的爱情之间。她使尽计谋并以身相诱，最后终于得逞；然而在金钱的诱惑下，她弃成智光而傍上大款继而出国去了。温柔重情的夏兰伤痛几年后重新找到了恋人，当她在结婚前拍婚纱照时，却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电话……丁维力与齐韵是一对互相仰慕的感情知己，丁想离婚，遭到了妻子林敏之的反对，结果林在夫妻冷淡中与关总发生了性关系；方总也一直恋着齐韵；周吉与阿红在品尝着偷吃禁果的甜蜜与苦涩。

多个三角关系互相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，情欲、钱欲、权欲；事业、爱情、友情交织在一起，演绎着现代的爱恨情仇。生活中往往阴差阳错，城市白领人的命运也充满坎坷沉浮。在人事纷斗中，方总中箭落马，不久，南星公司破产，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……

多想西沉的太阳
告诉我从前的故事
当夏天开始的时候
你不再只是影子
多想所有的误会
都只是一个形式
当那时的风儿飘过
爱依然如此固执

——题记

听说，公司里要新来一位女大学生。

这件事是齐韵对成智光说的，在公司两周年庆典以后。因为成智光早就嚷嚷手下办公室缺人了，什么事都要自己跑。这不——在刚办完的庆典活动中，就把他累得好没面子。

其实，那两天公司里上上下下都忙。

成智光先是带着夏兰准备礼品，把公司下属企业一些乱七八糟的产品都收罗上来，有衬衣 T 恤领带和一些稀奇古怪的工艺品，然后全塞进一个像模像样的袋子里。方总美其名曰有深刻意义，实际上是他工于心计，仅礼品这一项，公司里就省下了几万元。

可现在什么年代了！有钱人家的庆典礼品，早换成情侣手表了，或者干脆包一个真皮钱包，里面装上崭新的几百大钞。

那才叫无限风光，来宾们谁不笑逐颜开，赞不绝口！

这就是方总的办事风格，堂堂的一家中型国营企业——南星工业发展公司的总经理，花自己的钱总是心也痛肝也痛。成智光知道，就连酒店宴席的开支，他也是点着下属企业经理们的脑袋让出钱凑的。

只有方总才有这种本事，一个子儿不掏能办一个庆典，说不定最后还有赢利。

成智光独自去滨海酒店联系宴会，一进大门，刚说有个庆典，马上就被经理领班和咨客小姐陪着笑脸围了起来。他顿时趾高气扬起来，装模作样地巡视一番，看看场地够不够宽。因为方总交代过，吃也要吃出新意，还要起到广告的作用。方总突发奇想地要在酒楼里举行一场时装表演，并且要用自己的模特队。

这个决定让大家很有点兴奋，好像在这之前，还没有人见过酒楼里的时装秀。

● 可公司的模特队在哪里？如果这时有人去问方总，他也不知道。

南星公司属下有一家服装厂，虽然规模不大，却有几个好师傅，做得一手漂亮活。如果有领导携夫人来公司了，方总便安排去那里参观，总能博得很多赞许，当然是要先送出几套衣服。

方总原来考虑过要成立一支专业模特队，公司架子大了，需要装点门面。但一想到那些表情冷艳气质高傲的漂亮小姐，将不知耗掉他多少的银子，便敲了退堂鼓。公司尚处在创业阶段，他对模特儿的经营和管理也完全是外行，他不想做亏本的事。

可这次不一样了，庆典宴会上嘉宾如云，方总还特地请了

报纸电视记者，甚至希望请到高副市长。一想到明天的报纸上，将会出现他和市长碰杯的照片，那可是出足风头啊！就是买来一个模特队又算什么！

他想到的就是买。

这事又是成智光去办。

在南方沿海城市里，常常能碰到这种情形——七八个身高一米七左右的青春女孩子，只要你不是太胖太丑，又会走几步猫步，就会临时凑合在一起，干起了模特表演的营生。

她们的水平并不高，势力也不大，只能接一些街头产品推销或一些小型表演的活儿。别看她们在T台上光彩夺目楚楚动人，可被这些遮掩的是她们也得为生活不停地奔波，吃着盒饭，三四个人挤住在一间出租屋内，做着明天的名模梦想。

成智光就是皱着眉头走进这样一间出租屋的，一种说不出是香还是难闻的气味，熏得他直想捏紧鼻子。他感叹生活真是太无情了！

自然，他没怎么多费口舌，就把一个草台班子领到了公司来。

差兵遣将，方总安排好一切，自己带着齐韵去请高副市长。

坐在小车后面，方总的手又有意无意之间放在了齐韵的手上，即像是长辈的慰藉，又像是情人的爱抚。司机阿朱视而不见，齐韵十分尴尬。

方总已经五十五岁，公司里的一帮年轻人说他有三大——个头大，魄力大（除了花钱外），还有脾气大。

他经常是一脸严肃的表情，不怒自威。但齐韵了解，在他内心的某一个角落，还隐藏着一些率真和幽默，偶尔冒一下。

方总与工委许主任是大学同学，早几年应许之邀，调来工

委当了一个处长。可几个月后，他耐不住机关的清闲，要去企业干点实事。许主任让他挑一个公司，先安排当副总，但他不干，其实他就是想当老总。他向工委打报告，要求成立一家新的国营企业，这等于是给许主任出了难题。“老方啊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我这里一分钱都没有，你就是三头六臂浑身是胆，也于事无补啊！”方总笑笑，“我只要一纸批文！”

齐韵抽出了自己的手。

她听说，那一纸批文是高副市长给的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她认识了方总。齐韵跟许主任有点拐弯抹角的关系，在他的介绍下，她来南星公司当了方总的助理。

齐韵三十出头，已婚，有一个四岁的女儿。如果仅仅从她相貌上，是看不出这些内容的。她原来当老师，性格温文儒雅，办事有条不紊。实际上，她是个性格独立又极有主见的女人。这一点，丁维力尤为清楚。他曾经问她，“你怎么丢下女儿老公不管，丢下学生不管，独自跑到这里来了？这不像是老师的作为”。

齐韵反问：“你不也丢下老婆儿子不管，一个人跑过来了吗？”

“我是因为跟老婆性格不合，出来调剂一下感情。”

“为什么不去新疆调剂？”

对这种逻辑性很强的诘问，丁维力无法回答。不言而喻，他们都很喜欢这座城市，喜欢那些森林般立起的高楼，那些飞翔着变化莫测的云彩，还有在五月的夜晚吹过的慰人乡思的海风。

他们早开始互有好感，不仅情趣相似，而且身处在一个无拘无束的城市里，渴望着一种禁锢已久后的反叛。于是，他们喜欢在一起谈些什么。

就在昨天晚上，他们还一起去歌剧院听了音乐会，然后走在街头，余音如风，从发稍和指间掠过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丁维力不想沉默。

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美妙的现场演奏了，齐韵还沉浸在音乐里。她对音乐有敏感，有偏执。“我想起读大学时，为了能与同学们奢谈音乐，几乎找遍了贝多芬所有的带子，好多的乐章现在还耳熟能详。可那时的感觉总没有今天这样美妙！”

“那时你是用耳朵听的，用耳朵听的只是声音；现在你是用心在听，用心听的才是音乐。”丁维力一语道破。

“有点道理。”

“我以前听贝五，只感觉特悲壮激昂，充满激情，好像马上就要义无反顾去冲锋陷阵了，哪里知道世事艰难啊！”

丁维力有感而发，他最近一直心事重重。老婆林敏之还在安徽铜陵，前两天又打电话催他找工作，急着要过来，可他还不想。他找了几个借口，最主要的没说，皆因为身旁的齐韵。他还想找机会和齐韵好好谈谈。

齐韵以为他又为工作上的事感叹，来了这么久还不能干出一点成绩，很多人的心态都变得浮躁起来。这种心情她能理解，但无以相劝。

她还在想音乐。

在商业社会里，音乐的功能也转变了。有时候打电话，她总能听到丁丁冬冬的献给爱丽丝，可谁又知道贝多芬一生没结过婚，四十多岁时才爱上了他的一位女学生，专门写下了这篇音乐情书。现在，商人们却弄得满世界都知道了，贝先生如果还活着，不知会不会发脾气？她自顾自地笑了。

那个爱丽丝一定很幸福！

齐韵还沉浸在回想中时，公司的小车在市政府门前停下。

方总很大步的踏上台阶，齐韵跟在后面，丰姿绰约。

上电梯，到四楼，走廊里寂静无声。齐韵是第一次与市长打交道，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安。当秘书带着他俩走进办公室时，高副市长抬起了头来。

“噢！是你啊！你可真成稀客了！”

方总迎上去：“平时不敢打搅副市长的工作，再说找你也困难。”他们是山东同乡，年龄也差不多，曾在一张饭桌上吃过大葱蘸酱摊饼，当然里面还包着片皮鸭，因此说话随便。方总又介绍齐韵。

齐韵也上前去握了握手：“高副市长好！”

“坐吧，坐吧！”

秘书倒好两杯水，退了出去。

高副市长察言观色：“老方啊！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看样子今天不是来找我解决什么问题的吧？有好消息吗？”他主管工业这一块。

“我是来请客的！明天是南星公司成立两周年的日子，我在滨海酒楼搞了个庆典活动。南星公司是在你的支持下才成立的，我们忘不了你啊！”方总觉得这话说得很艺术，掩饰了原来的目的。

桌子上有一堆的材料，高副市长摘下眼镜，暂停工作。“我可不能贪功。”又对着齐韵说，“当初我是看了他的简历，才对工委拍板的。他愿意干，我还能多收税，何乐而不为呢！”他哈哈笑着，“怎么样？这两年你们给我增加了多少资产啊？”

齐韵代为回答：“公司的固定资产已经超过了两千万。”

她想：这位副市长快人快语，笑声利落，如果出生在北宋末年的话，说不定也是水泊梁山上的一条好汉呢！

“呵呵！好哇！白手起家。我就知道你们方总是个有本事

的人——华东工学院的高材生，高级工程师，长期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工作。调来以后，工委的处长不想当，有一点不安分守己呢！”

齐韵微笑：“没想到高副市长这么了解干部！”

高副市长压低嗓门，一脸神秘。“你不知道，我就对他有特别印象。当初他筹办南星公司时，经常在市政府门口拦我的车，像个上访的。”

齐韵“噗哧”一声，大家全笑了。

又谈了一会儿，方总站起来准备要走，齐韵将带来的礼品袋递上。高副市长答应了，说明天一定来！

走出市政府大楼的那一刻，阳光洒在了方总和齐韵的脸上。那是五月的阳光，很和煦、很温情。

齐韵留意到了门前那一丛丛盛开的簕杜鹃花，细看时才发现花瓣竟也是叶片的形状，只不过红艳艳的如火如荼。

方总告诉她，只有在这个城市里，才能开出这样热烈的花。

第二天上午，南星公司空了城。惟有神清气定的副总经理王安达，还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侍弄着墙角的一盆发财树。

广东人真有意思！什么东西都趣吉附利，就因为这种树每根枝上都长八片叶子，所以被冠名为发财树。

这年头，发财最好听。

他仔细地欣赏着被编成了姑娘辫子状的树干，那副全神贯注的神态，像是在欣赏一幅艺术品。他突然有了发现：有时候，扭曲也是一种美啊！

他现在就被扭曲着。

两年前，王安达还是一位副市长的生活秘书。副市长退下来时，满世界正刮着下海经商风，刮得一些人摇摇欲坠。王安

达能说会道，心眼也活，便不想在办公室消磨。他跟工委的张副主任比较熟，那时南星公司缺副总，他便被安排过来了。

原以为到企业后可以露两手，没想到方总压根儿就瞧不起他，认为他不学无术。他不是有关系吗？方总让他先把齐韵的调动办下来。可这事不知卡在了哪里，他给办砸了。从那以后，方总将他晾了起来，也种下了怨恨的种子。

王安达并不惧怕方总，他是政府院里出来的，又有工委的关系，因此有恃无恐。你不仁休怪我不义，他把一切都藏在心里，但表面上不露声色，从此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。

“走着瞧！”他常对着发财树说，“看谁笑到最后。”

南星公司还有个不知从哪塞来的何副总，三脚踢不出个屁来，只会和稀泥。不过，也幸好有他在中间，才维系着三角形的稳定。

有人推门进来，是工委的张副主任。

王安达很快地就换上了笑脸：“张主任，你也来参加庆典了？”

张副主任先看看他一丝不乱的头发，又打量了一眼一尘不染的大班台，感觉上夸张了些。“方伯华兴师动众，高副市长都请来了，我能不来？”又说，“你倒是很清闲？”

“我不愿替老丁沽名钓誉！哼！他这次可是出足了风头。”

张副主任不以为然，企业宣传嘛！这也是一种策略，你王安达还不够成熟。但他心里很明白，方总曾经拒绝过王安达，现在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，这不是给他难堪吗！王安达是他安排来的。

张副主任什么也没说，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条来：“噢，有个大学生，条件还不错！你给安排一下吧！”他没有说是女儿的朋友。

王安达接过纸条：“刘燕雨，女的？”见张副主任的眼里是一种怀疑他的能力的目光，又不容置疑的答应下来，“没问题！我给老方说一下。”

“走吧！快到时间了！”张副主任起身离去。

公司离滨海酒店并不远，当王安达陪着张副主任来到酒店时，就见门前摆满了花篮，四个礼仪小姐青春漂亮，客人们鱼贯而入。

高副市长的小车正好也到了，方总、许主任、王安达和张副主任一起迎上去。几个人问候着进了大门。

酒楼大堂里挂上了一条红幅，上书：“南星工业发展公司成立两周年志庆”，中间的过道上铺着一条红地毯，权当是时装表演的天桥了。此时大堂内人声鼎沸，热闹异常，一些熟人隔着桌子老远打招呼。

齐韵轻盈地来到了麦克风前：“请大家坐好了！请大家安静！”她落落大方，清秀而靓丽。丁维力在下面目不转睛，像学生注视着讲台上的老师。

齐韵首先宣布庆典开始，全场响起了掌声。接着她说了些表示欢迎和感谢的话，然后请高副市长讲话。

高副市长双手放在肚子上，来到麦克风前随便说开了：

“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么一个庆典活动。刚才，我还跟南星公司的方总谈过了，他告诉我，仅仅两年的时间，公司的固定资产已超过二千万元，成为了一家拥有八家下属企业、集科工贸为一体的中型国营公司。这很不简单啊！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什么感受，我是很受鼓舞的！南星公司只靠一纸批文起家，我想，我们的国企如果都能像这样发展，那么现代化就一定能早日建成！因此，我希望再过两年、或者三年，方总还能将我们这些朋友请到一起来，再喝一次酒——”他笑着补充，

“当然不是要敲他的竹杠，而是庆贺南星公司迈入大型国企的行列。”

大家热烈地鼓掌，送他回到了席位上。

齐韵又请工委的许主任讲话，许主任站起来摆手：“高副市长都说了，我只提个建议，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搞个改革啊？先看南星公司时装表演队的表演，然后再举杯庆贺，怎么样啊？”

“噢！”下面一片欢呼声，有人已经在调整座位了。

议程给改变了，这是方总没料到的，美中不足啊！他的嗓子痒痒的。

模特儿赶紧在屏风后面换衣服，齐韵赶紧去找管音响的。

周吉将椅子挪在了红地毯的旁边，成智光插他：“你想看模特儿的毛细孔吗？”周吉一脸坏笑：“我眼神不好，说不定还有泳装表演，机会难得啊！”

◇ 音乐响了起来，八个模特儿身着一些奇装异服，迈着猫步一次次地走了出来，穿行在饭桌之间，然后转身、造型。

● 这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时装表演，没有背景，没有灯光，也没有冷峻审视的评委和肩荷长枪短炮的记者。好在模特儿不在意，而观众也只是一群食客，他们对时装没兴趣，只关心谁长得漂亮谁的曲线美谁更性感。阴差阳错，这场服装表演更像是一台娱乐节目。

夏兰偏头对成智光耳语：“我们公司什么时候有了时装表演队啊？”

“我收编过来的！”成智光特自豪，眼睛一直盯着那边中间的那个模特儿身上，数她胸部以上清晰可辨的肋骨。女人的胸居然也会这样？他赶紧收回目光，上下打量着夏兰。

“你看我做什么？”

“我看你并不比她们差，要是再高一点，也能当模特儿了！”

“真的？我身材有那么好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！你怀疑自己不要紧，不要怀疑我的眼光。”他和夏兰正在初恋，感情如胶似漆。夏兰其实很高兴，嘴上却说：“又吹。”

夏兰最近老爱往集体宿舍跑。

恋爱恋到这份上，一些表现便可无所顾忌。

夏兰是公司的出纳，公司里的全体全人一致认为她很漂亮，娇而不媚，淡而不俗，是那种简单又清纯的女孩子，同样惹人喜爱。

她和成智光是怎样好起来的？不仅旁人没觉察，连她自己也不清楚。她很相信第一感觉，见微知著，如果一个人让你第一次见面就有异样感觉，说明你开始留意他。

成智光就给她这种感觉。

刚开始，夏兰经常给成智光端来中午的盒饭，偶尔还捐出个豆豉鲮鱼罐头，吃得他眉开眼笑。投桃报李，成智光也经常弄一点瓜子话梅什么的，小恩小惠的送夏兰。后来，两人一起出去办事时，总要找个什么地方坐坐，联络一下感情。直到有一天，成智光也没征求意见，在一棵大榕树下突然把她吻了，这才把两人之间的一层纸点破。

“庆典”的第二天傍晚，夏兰又没回家吃晚饭，虽然肚子不饿，她还是拉着成智光去菜市场转了一圈。

她喜欢吃螃蟹，最好是带膏的那种，用姜葱在锅里一焖——

成智光一本正经地提醒她：“据最新科学考证，螃蟹吃多了，走路会横着走的。”他学着给她看，“你要真成了这样，还

不丑死了！我是不会要你了的！”

夏兰拎着三只螃蟹只顾呵呵地笑，她明白成智光的心思是心痛钱。“我买了你别吃！”其实夏兰想错了，为了心爱的人，成智光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足惜。他是嫌麻烦，懒得做。望着手中大袋小袋的菜，从买摘洗切，到煎炒焖煮，这中间有多少工序啊！最后还要洗一堆的碗，想起来就脑仁痛。

从这一点来说，成智光代表了单身汉的特点，集体宿舍的人都懒得做饭。

集体宿舍里住着公司的四大金刚——赵工、丁维力、成智光和周吉。

赵工是企业部的工程师，今年五十八了，是提前退休后又跑出来打工的。上了年纪的人毕竟跟年轻人不一样，身体上的一点底子已被岁月消耗得差不多了，所以只有他讲点养身之道，每顿饭都要做上两菜一汤，讲究一点吃的乐趣。

其他三个人全是一路货色——

● 丁维力，企业部长，假单身，“方便面一族”。

● 周吉，财务部长，光棍一条，“方便面一族”。

成智光，办公室主任，光棍一条，“方便面一族”。

此三人每天一顿，每月三十顿，每年三百六十五顿，基本上都是与方便面为伍，百吃不厌——厌也得吃。

有时候他们也变点花样，无非是在方便面里加两个鸡蛋、两片火腿肠，或者加点青菜辣椒什么的，这样心理上感觉丰富了很多。赵工看也看腻了，他们吃的倒是叭叭有声。按成智光的说法，味道虽然差点，但卡路里足够。

有时候他们实在馋了，便轮流坐庄到外面请宵夜，赵工也不能幸免于外。

集体宿舍的厨房并不大，里面只一套灶具，往往是第一个

人吃完洗过碗了，第四个还在嚼着生黄瓜等锅下米，因为第四个经常是赵工。

很快，大家心里过意不去，也老喝不上赵工熬的鱼汤。于是一商量，便一人抱回一个电炉来。从此下班以后，厨房里便烟雾弥漫热气腾腾，那墙上电表里的字也呜呜地跑得欢。好在集体宿舍里实行严格的平均主义，要不然赵工早心肌梗塞了。

成智光和夏兰回到宿舍时，丁维力他们已下好了面条。不过，这顿晚餐他们吃得特别的慢，还老在厨房门前探头探脑。螃蟹在锅里散发出的气味实在是香。

成智光故意磨磨蹭蹭，不能让这些可爱的宝贝落入虎口。还是夏兰心软，以一份大方，换来了全宿舍人的快乐。

“欢迎你以后经常来。”丁维力和周吉吃得眉开眼笑。

夏兰听了很是高兴。成智光却不愿意了，这两个家伙是饿牢里放出来的，每看见他们伸一下筷子，他心里就痛一下。他干脆端起盘子，将剩下的几块全倒在了夏兰碗里。

吃过晚饭，夏兰不想回去，又在集体宿舍里洗了头。回到成智光房间，她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说：“别弹琴了，来帮我吹吹！”

成智光扔下吉他，用手掀起了她不长的头发：“你把我这儿当发廊了，难怪给我买了这玩艺儿。”他说的是手里的电吹风。

“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。”

“凭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我愿意！”

成智光见风使舵：“其实我也愿意！你的头发有一股淡淡的清香，让人想到春天的草地。我要让你的每一根头发都留下我的气息，你就不会随便剪掉了。”头发短了感觉就不是头发，